

朱丹诗文选

李纳 安泰 编选

朱丹诗文选

李纳 安泰 编选



B1521

朱丹诗文选

作者：朱 丹

责任编辑：李玉英

责任校对：马云燕 杨 葵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34千

印张：10.75

插页：3

版次：1990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43-4/I·342

定价：4.9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BH47/10



朱丹 像

李琦 画



朱丹同志工作照

说 明

本书作者与世界告别的当天，他的朋友们便提出，为了纪念死者，一定要将他的诗文编辑出版。但因作者生前无保存“私产”的习惯（包括自己心血的结晶在内），所以收集格外困难。再加作品用多个笔名发表，更难寻觅。因之，只能将能够找到的挑出部分。并作几点说明。

一、政治讽刺诗均写于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需要，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作者应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在群众中颇有知音。诗，在解放战争中由光华书店出版。书名《诅咒之歌》。虽时过境迁，现实多有改变，但为留下历史的本来面目，仍收入。芳山（张仃）的序也仍保留。

二、一九五三年，作者随“中苏友好访问团”访问苏联，于兴奋中情思如涌，写下了诗和访问记。访问记的内容，大多是艺术观点的阐述，故将其编入论文部分。

三、中国大地被严寒封锁十年，作者与祖国一同受难，他悲愤之极，写下了不少讽刺诗。但因魔爪遍布，作者不得不随写随毁。听过他朗诵的朋友也深为惋惜。不料整理遗物，于破纸堆中发现一小学生使用的方格本，本子比巴掌还小，书面写“一年级小学生朱丹”，第一页书《霰弹集》三字。内有诗八十首，选了九首，呈献给读者。

人生实难 所贵者丹

——代序

冯 牧

朱丹同志在病卧经年以后，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如此挚爱的生活、亲人和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他那过早的逝世，使许多理解他的美德的朋友以及曾经得到过他热忱扶助的人感到深深悲痛。但是，对于象我这样的和他有过将近半个世纪友谊、曾经共过长期忧患岁月的战友和知交来说，除了悲痛以外，在我心中还郁积着一种长久不能释然于怀的痛惜之情。

听说，在他停止呼吸之后，他的眼睛久久没有闭合，带着一种他生前常有的温和、宽厚和惘然的神情。当人们告知我这一点时，我的心感到了一阵强烈的震颤。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是带着一种多么痛苦和遗憾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还有那么多要做的工作还没有做，他还有许多光和热还没有发挥出来。他的“生命之烛”还没有燃尽。我突然想起他在郭小川逝世后对我说过的话：“他不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蜡烛，我们也要燃尽自己身上的光和热！不能象他这样，半途而灭。”使我感到伤心的是，朱丹也是还未到“蜡炬成灰”的时刻，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带走了他的永远炽热的心，

坦诚待人的襟怀和远未发挥出来的艺术才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朱丹是一个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忠诚的老战士。但他一生所经历的，却是一条令人感叹的屡遭困顿的坎坷道路。他又是一个富有多方面才华的艺术家，但是他却由于个人所不能左右的原因而未能使自己的精神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扬和展现。我还必须强调地说，他是一个有着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多见的优秀品德的人，一个胸怀坦荡得有如霁月光风，热情真诚得有如天真赤子的人，一个永远以助人为乐，对于人民的疾苦和命运永远怀着火热的同情心，永远怀有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不趋炎，不苟同，一生坚守自己崇高信念的人。

朱丹是我的同时代人。我们都是在“一二·九”运动的浪潮中选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不同的是，当我被卷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时还只是个不知世事的少年，而他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他曾经担任过天津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纠察队长和敢死队员，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经列名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人之中，并且在一九三六年就入了党。在其后的年代里，无论是在白色恐怖或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都以献身的精神，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积极忘我地工作并且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他本来是学美术的，是徐悲鸿很欣赏的学生，有很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但在很长的年代里，他听命于党的安排，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从文工团长到印刷厂长，从画报社长到艺术局领导人，从美术理论家到美术学院负责人，从诗人、作家到书法家……。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他都能以自己热忱、干练和渊博的学识把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也不断在创作上闪现

出他的艺术才华。他的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有情致和意境。他的关于美术方面的评论，特别是他写的关于齐白石和徐悲鸿的文章，可能是我所读过的同类文字中少有的具有真知卓见之作。他的书法和篆刻是他工作和写作之外的余事，但是已经达到了卓然成家的水平。他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在五十年代中期后，他在工作、生活和创作方面，都长期处在了一种艰难境地。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是无一幸免地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一生不愿作违心之论，他一生不会说假话，他一生不曾整过旁人。但是每见不平都总是会难以抑制地出来仗义执言，扶危济困。他是一个如苏东坡所说的那种“情交于中，言无所择”的正直而执著的汉子。这给他带来了许多不幸。为了同情别人，他几乎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长久被视为异端而被置于不受信任的地位。但他对于革命、对于人民的命运却总是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情。“大跃进”时期，他和他的夫人李纳一道到安徽农村去体验生活，目睹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灾难，回到北京后曾和我有过几次长谈：在讲到他所亲见身历的许多事情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唏嘘不已，使我立即想到了屈原的两句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美好心灵。在那以后不久，他曾用挺秀的行草写了一幅字给我，那是《诗经》上的两句话：“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可以说是他的信念和心情的一个确切写照。后来，我曾经想回赠他两句话：“人生实难，所贵者丹”，前一句是陶渊明的话，后一句是我的发挥，我的意思是想以此共勉，但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而没有送给他。

他时时忧国忧民，对于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崇高理想，都是

矢志不渝的。他常有忧患意识，但我从他身上不但没有看到过丝毫悲观颓丧情绪，相反地，却使我感到他是一个清醒的乐观主义者。他的琅琅笑声是富有感染力的。他对自己的名利得失向来是淡然处之。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曾经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和“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备组长。但一旦工作就绪，自己可以大展宏图时，他就被调离了。我很为此不平，但他却安之若素，乐天知命。

我想，正是由于他这种真诚无私的乐观主义精神，才使他得以克服接连而至的政治上的打击和“十年浩劫”所带给他的残酷的迫害。即使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他也总是顽强地生活着，挺立着。当然，他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他的健康被严重地摧残了，在他身上蕴蓄的艺术活力和创造潜力再也无法结出本来应当结出的繁花和硕果了。

我是在香山饭店开会时听到朱丹逝世的消息的。在那一瞬间，我的混合着悲痛和憾然的心情使我有一种五内俱焚的感觉。我心里反复地念叨的只是一句话：“为什么好人总是和磨难连接在一起！”黄昏，我独自爬到了香山的松林间的一片幽深的草地上，坐了很久。在二十年前，我和朱丹以及另外一些朋友曾经在这里聚会，悲愤地倾诉着各自的心曲。当时，我们都惶惑地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我至今仍然记得朱丹用悲愤的语调喃喃地说：“我不相信江青这伙人能长得了。我们要顽强地活下去。我们一定要活到那一天。哪怕只活一天！”在“四人帮”覆灭的那一天之后，他幸运地也是艰难地活了十年。此刻，这里的松林仍然象当年那样挺拔青翠，但朱丹却不在了。

历史已经证明了朱丹始终是站在真理和正义这一边的，他

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考验。他的丹心不灭，正气长存。

我愿借用古代一位哲人所写的一本书《列子》中的两句话，
来寄托我对于故人的哀思：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

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香！

斯人已逝。我们这些曾经作为他的朋友的生者，除了应当把他的那些可珍贵的品质长久铭记在记忆中以外，我想我们应当做的一项最为迫切的事，便是把他的分量不多、却大多是精品的诗文搜集起来，编辑出版。经过李纳同志和亲友们的努力，我们终于看到了《朱丹诗文选》这样一本篇幅虽不浩繁，却有着沉甸甸的重量的文稿的印行。这本遗作当中的诗文我大部分看过，也同朱丹以及别的朋友们议论过，赞美过。有的人喜欢他的诗，而我却更喜欢他的散文和那些用散文笔法写成的评论文章，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承认这一点：如果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才智放在诗、散文和评论的写作上，而不是放在占据了他那么多时间的繁冗的行政工作上，他本来应当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或是评论家的。但是，直到他离开我们，他只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本既令人欣悦赞赏、又使人黯然神伤的书。

尽管这是一本字里行间都充溢着朱丹的耿耿真情和美好心灵的书，一本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文如其人”的书，但是，同朱丹的坦荡的一生相比，毕竟是太少了……。

正因为如此，这本遗作就使我感到分外可贵。我把它看作是朱丹坎坷而美好的一生的一座小小的纪念碑，一个虽然并不华丽，却带着生命的露珠的精美花环。

目 录

人生实难 所贵者丹(代序).....冯牧 1

• 散 文 •

画外随笔..... 1

水 杉.....16

烧炭奇遇记.....26

延安默写.....42

深山吹笛人.....50

鞋.....63

周副主席回来了.....68

街头偶记.....74

北戴河记游.....84

夏锄纪闻.....89

永不磨灭的记忆.....94

一张照片带来的回忆.....98

• 诗 歌 •

海.....	101
夏 夜.....	104
海 市.....	106
向日葵.....	107
寄居蟹.....	109
海 眺.....	111
天与海.....	112
水乡吟.....	113
访苏诗草.....	117

乌鸦与狐狸.....	123
螳螂的外交.....	128
犀 牛.....	129
鳄鱼的慈悲.....	130
骆 驼.....	131

临江仙

——渴念故友兼怀老一辈革命家.....	132
---------------------	-----

清平乐

——千校除夕获家书.....	133
----------------	-----

七 绝

——读《谁之罪》寄慨	134
------------------	-----

诅咒之歌（十七首）	135
-----------------	-----

霰弹集（八十首选九首）	190
-------------------	-----

• 论 文 •

徐悲鸿的思想和艺术·····	194
谈中国画的传统·····	206
社会主义的艺术之宫·····	216
在阿·格拉西莫夫的画室里·····	224
雕塑艺术语言怎样刻画人的内心世界	
——和一个雕塑家的对话·····	241
怀 念	
——忆奥勃拉兹卓夫同志·····	251
记莫斯科画家座谈会·····	264
《王式廓画集》序·····	280
《王雪涛画集》序言·····	287
《刘焕章治印钮》序言·····	290
《孙宗慰画集》前言·····	294
邹雅其人其画·····	296
冯法禩画展前言·····	301
《连环画报》发刊词·····	304
回忆《东北画报》·····	306
乘长风破万里浪·····	315
后 记·····李纳	317

画外随笔

时间过得真快，齐白石老先生逝世，转眼已经五年了。前几天，在一个地方看到他临去世前几天画的一张画，想起今年九月，正是他的五周年忌辰，很想写点文字，对老人表示一点纪念。可是我虽然一向敬爱白石老人，却对他的作品缺乏认真的研究，我不愿意从欣赏者的水平，侈谈他的艺术成就；只想根据平时和他的一点接触，随便写点一鳞半爪的记忆和感想，作为对这位老人的肤浅的了解，因此将这篇文章取名为“画外随笔”。

老实说一句，我对白石老人并不熟悉；严格讲起来，他也许是不认识我的。因为一直到他逝世，我见过他的次数并不多，那时候他已经年逾九十，耳目都不济了，记忆力也到了相当衰退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在他印象之中是否有我这个人，我是很难知道的。不过即使如此，也不妨碍我来写对他的简单印象。象他这样一位大师，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的生平的最好说明，用不着我来给他宣传；而且在前几年，介绍他的文章发表得很不少，也没有必要再由我来追述他的行状。我不过想通过

偶尔和他的几次会面，观察一下他的生活，借以了解一点他作为艺术家的心灵而已。

我是在他到了晚年才见到他的。因此谈不上对他的思想发展的了解；但是对他说来，晚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紧要的时刻。特别是他的心境，愈到晚年，愈是单纯；有时竟回到了象孩提时代一样净化了的境界，这可能是老人的性格特点最显著的时期。许多人认为，他是在“衰年变法”之后才完成了自己的艺术的；甚至有人说：老人要是在六十岁以前故去的话，那就根本没有齐白石！

白石老人平素深居简出，拙于言词，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创作活动上，数十年如一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因而任何人也就不可能有很多机会去和他接近，何况象我这样一个和他素昧平生的后辈呢？但是事出巧遇，偶尔一点业务和人事上的机缘，使我得有会见这位老人的机会。

北京解放，我重见了阔别多年的李可染同志，这是认识这位老人的重要原因。可染从齐白石、黄宾虹两位老先生习画，我是早有所闻的，当时曾经从心里默默地为他庆幸。后来到了北京，我仍然在宣传部门工作，有一天，一位编辑同志建议：请齐白石老先生画一幅宣传保卫和平的画，内容可以采取用和平鸽作为象征的办法，用来充当我们当时出版的一种期刊的重要篇幅。我同意了，便去找可染，想通过他会见齐老先生，可染很热心，一口答应了。

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白石老人的“铁栅老屋”，那就是坐落在西城一条胡同里的白石老人晚年的寓所。在他本人所住的一排正房前面，安置着象寺院殿廊下常有的那种铁栅栏。是这座房子原来就有的呢，还是在白石老人手里安装的？我弄

不清楚。不过从他的题画文字中，是早已熟识的：老人并不讳言自己屋前的这一道铁栅，甚至有意宣扬它的存在。但是却有人“借题发挥”了，说他爱钱，怕人偷，所以修这道保险闸；说他防人很严，担心身边的人携卷潜逃，所以修这个狱所似的铁栏杆……这批“口头文学家”恣意想把白石老人描绘成东方式的阿巴公或葛朗台老头子，但是终因缺乏足够的素材证明老人放过高利贷或做过投机生意，因而这种“作品”的可信性，也就不攻自破了。

旧社会到处充满着恶毒的口舌，它的最主要的一种支配力量便是金钱。它的流毒浸淫着每一个角落，看来就连象白石老人这样一个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的家庭，也不能例外。人们之间的关系，不论亲疏远近，都照例要靠钱来维系，钱可以决定一切，又是一切纠纷的根源。白石老人在旧社会度过了他辛苦的一生，前半生生活贫困，饱受着钱的揶揄；后半生总算有点钱了，但还是摆不脱钱的折磨。那就是连续不断地从四周飞来的滋扰，要逼他成为金钱的王国中一个顺服的子民。老人深深地苦恼着了，不得不借助一道铁栅来“隔除”那复杂险恶的人事关系，借以排除一点自己精神上的苦闷。他这种心情并不是我的臆测，翻开他的题画诗和篆刻印文，不难找到说明。

听人说，有一个时期，白石老人为了杜绝当时显贵名流的“光顾”，曾在门口贴出一张告白，说“齐白石已死，昨日发丧。”但是刚刚相反，他却正要活下去；所以不能不需要有所收入。怎么办呢？只好在门洞里安上一个纸篓，要求来买画的人把画款和提出的条件就放在篓内，几天之后可以自行从篓内取画。白石老人多么怕看那些选画、交款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聊应酬时的种种眼色！不管是“青睐”也好，白眼也好，在他同样都是一